



白衣庵、兴隆庵、乐善堂、太公庙、昭忠祠、旗纛庙均为旧日分布在棋盘街上的古建筑。如今,除了白衣庵古门楼,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印迹,更鲜有文献问世,以至于众多新时代济南人只知棋盘街,却很少有人知道棋盘街上原本还有这样六座历史悠久的古代遗迹。

实际上,在济南的大街小巷,还散落着很多类似的富有人文之美的“珍珠”,它们寂寞无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华不注”从今天起推出《泉城人文觅踪》栏目,旨在唤起济南人对这些人文景观的关注与重视,也许,它们的命运就会就此改变……

## 【泉城人文觅踪】

□栾磊

青灯、燃香、老树、古刹……

如今的泉城人只怕没有几人知道,许久之前的棋盘街一带曾是个寺庙林立的所在。

沿文化西路,过历下大润发北入棋盘街前行不远,在棋盘街42号位置,顺着沸煮羊汤的腥膻味道可在街道楼群夹缝之中寻到一座古庙——白衣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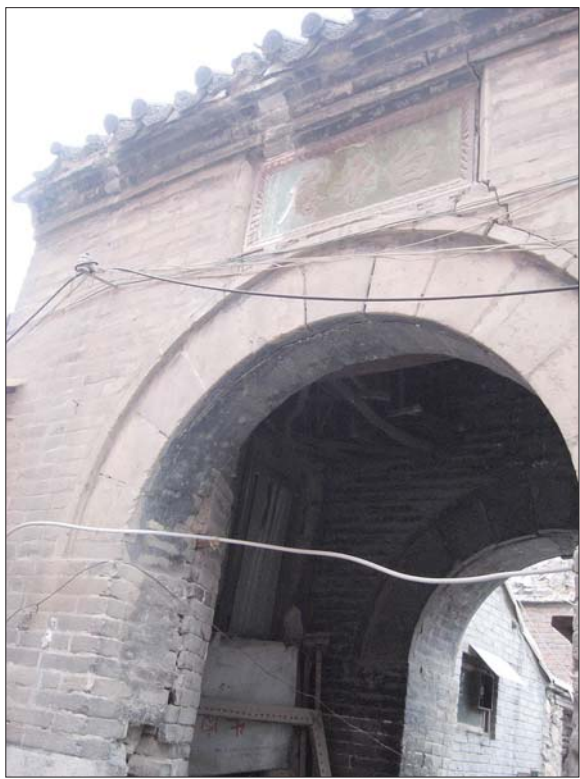
白衣庵门楼坐北朝南,高约5米,长近4米,拱形门洞深3米有余,由灰砖砌成,未使用一根木梁,属于罕见的无梁殿结构。据悉,无梁殿最早出现于明代初期,到清代前期较为盛行。目前,济南市区无梁殿建筑仅存两座,一座为东华街的明代督城隍庙山门,另一座便是这座清代的白衣庵门楼。

有赖无梁殿坚固耐久这一特点,白衣庵门楼整体保存相对完好,唯独西北角处因在战争年岁院内遭遇炮击裂开一道两三厘米宽的裂缝,其余砖体结构完整,只是墙面上挂着的几只电表箱和蔓延其上的电缆颇为碍眼,仿佛华美玉石上的瑕疵,给人以暴殄天物的感觉。

门楼顶部铺设深灰筒瓦,瓦间生了干草,西北角处还生出一棵干枯小树。屋脊雕刻双龙戏珠等精美图案,正下方门楣处青绿色的石匾上刻有“白衣庵”三个大字,左右分别又有“季春谷旦重修”、“康熙岁次辛未”共计12个小字,意为曾在公元1691年3月吉日,也就是323年前重修过。由此可见此庵年代之久远。

白衣庵内尚存一座三开间主殿,现在殿门被红砖筒筒易房堵死,无法细观其中内容,远远望去只能看到已经塌陷的屋顶上那黑黝黝的孔洞,显得无比苍凉。位于前殿东西山墙上的壁画更是不见

# 棋盘街二庵



白衣庵古门楼。王军摄



白衣庵旧貌(网上资料片)

踪影,壁画内容无从知晓。

“以前白衣庵规模不小”,世居棋盘街一带的李老师这

样告诉我。据她讲,白衣庵最初是一座尼姑庵,后来不知怎么被占成了道观,最后一位道长姓李名立圆,解放那年50多岁,膝下有一名弟子。解放后,二人相继还俗不知去向。此外,庵内除了主殿还有侧殿后院,只可惜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左右两座侧殿于1966年左右被占,又于1972年拆除,如今在地面上盖起了平房,后院部分则建成一座红砖垒成的筒子楼,庵门楼前那片土地则建成了柴油机厂宿舍。

李老师还告诉我,解放之前与白衣庵一街之隔的马路北面还有一座有上百年历史的寺庙,名唤“兴隆庵”。白衣庵、兴隆庵,两庵中间共用

一道大影壁墙,构成“两庵一影”的特色景观。“那是一座尼姑庵”,说起老街上那年的那人那物,李老师如数家珍,连当时庵内住持的姓名都记得一清二楚。“兴隆庵,有南、东、北三个大院,其中南院为主,住持名叫邓本义,东院住持姓吕名长德,北院住持死得早,我把名字忘了,三个院里都有弟子……”

在兴隆庵东邻位置,原是一片坟茔。每逢清明、中元或忌日来此拜祭祖先的人络绎不绝,祭拜结束顺路会到庵内还愿,兴隆庵借此香火不断。

透过李老师的描述,笔者依稀可以想象到当年兴隆庵香火萦绕的景象,只可惜这座庵祠于1953年被拆,改建成了供当地居民居住的楼房,没留下一丝一毫遗迹供今人追溯。

“从这儿往北走,在东西棋盘街东邻还有寺庙呢!”李老师又向笔者指明了另一处庙宇旧时所在位置,只可惜这座庙宇与兴隆庵一样,在岁月流逝中消失了。也不知它该叫乐善堂、太公庙、昭忠祠还是旗纛庙。

白衣庵、兴隆庵、乐善堂、太公庙、昭忠祠、旗纛庙均为旧日分布在棋盘街上的古建筑。如今,除了白衣庵古门楼,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印迹,更鲜有文献问世,以至于众多新时代济南人只知棋盘街,却很少有人知道棋盘街上原本还有这样六座历史悠久的古代遗迹。

离开棋盘街之前,笔者又重回了一趟白衣庵。站在高大的古门楼前,依稀望到几缕袅袅的烟,然而挺鼻细品便大失所望。这香味既膻又腥,同时还有点酸,竟是与门楼紧邻的那家羊汤摊传出的味道。

星期天,我从橱底找出一个尘封多年的笔记本。打开泛黄的封皮,不经意间发现了小学时期的毕业证。上面有熟悉而又陌生、亲近却又遥远的照片,我极力睁大眼睛,努力去拼凑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因患关节炎,在济南振山肥皂厂做工的三叔把我带到省立医院治疗,每逢星期天就去打针、输液。为使治疗、读书两不误,三叔便把我的学籍转到了集锦市小学。

一天晚饭后,我的学习组长宁延科受班主任张老师叮嘱,领我到估衣市街中段路北的张老师家中做客。张老师打开沙瓤西瓜,让俺俩喝了个肚儿圆。她笑着问我:“在这里念书咋样?”“挺好,就是同学们好盯我。”我低声答。“大伙对你不熟悉,能不盯你吗?”“不是,课下外班的同学们也好盯我。”我解释说。这话刚出口,张老师上下打量我一番笑了:“他们八成是把你这‘土制服’当西洋景看了吧。”我穿的褂子是祖母用家织兰格布仿照制服样式用手工针线为我缝做的,我也一下明白了其中的“秘密”。

星期天,张老师托熟人从百货大楼买来一块俏净柔软的“的确良”,下午领我到筐市街南口路西一家裁缝铺里,傍黑天,我便换上了轻便有“派儿”的可体上衣。

张老师特别关爱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山里娃,她给我立下“规矩”,每逢星期三晚上到她家去补课。她说章丘人厚嘴唇,说不清“日”、“肉”和“人”。她从教我吐音开始,练习标准的普通话,每晚学一个典型的生字,她不厌其烦地给我纠正错误,发正确读音。张老师认真地教,我虚心

## 【口述城事】

# 在集锦市小学读书的记忆

□王绍忠

地学。一天生,两天熟,三天不用问老师,大约学习十几个晚上,我的课文阅读成绩就达到了优秀。

有一回作文课上,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题目是“我可爱的故乡”。很多同学都愁得抓耳挠腮,无从下笔,我却轻松自如地写出了我的老家相公庄“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的庄貌以及环村潺潺流淌的巴漏河。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河里兜虾、捉鱼、摸螃蟹;冬季便快活地在河床上溜冰做游戏。这些有趣的故事都被我写进了作文中。

张老师批阅后,在班上夸奖我文章写得有趣味,语言生动活泼,并在同级四个班上轮流读了一遍。还用毛笔抄写、贴在大楼走廊里的壁报栏里,当范文让全校同学阅读。

这是无声的鼓励,鼓舞又是一种无形的动力。自此,我便对作文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张老师家订了报,每星期六晚上,我和张敬敏、箫玉玲等爱写作文、记日记的同学,便相约到她家中一边读报纸的生活版和副刊版,一边做游戏。张老师还编了“作文四字歌”,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是这样写的:“魂是主题,结构是骨,内容是肉,语言是衣,词汇是花,美丽合体……”我便按照张老师的教导设立了词汇搜集簿,阅读时便随时记录下来。

一年后,我的膝关节病痛治愈,便恋恋不舍回章丘读书了。后来,听说张老师被划成了“黑帮”,再后来,竟被转到省劳教队去了。我对“黑帮”一词一点也不理解,仍给敬爱的张老师寄去了一封信,但是石沉大海,从此,便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集锦市小学应该说是我人生途中的一个驿站,它维系着我童稚时代的情缘,承载着我青涩年龄的情结。

爱历下 写历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com

# 打捞一湖山水诗

□李振声

让人见识了诗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功神韵。

漫步在大明湖畔,只要留心,处处都能觅到好诗。走进小沧浪园,一眼就能看到由铁保书写的刘凤诩那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楹联,那淡雅的素描,清新的画面,我把它当成济南最赏心悦目的名片。踏上历下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名句扑入眼帘,它领着我追寻古人,告诉我当年北海太守李邕与诗圣杜甫在此宴饮赋诗的盛况。扶亭追思,我还听到了明朝诗人张鹤鸣“海内名亭都不见,令人却忆少陵诗”的心语,明末诗人刘毅“不见此亭当日古,却逢名士一时多”的感慨,以及现代诗人郭沫若“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蓉秋月一片大明”的欢呼。

有一年盛夏,我踏上杨柳垂荫、百花飘香、湖水萦岸、拱桥相连的曾堤,眼前浮现出堤坝建造者、“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老先生的身影,他头遮一方青荷,手捧一盏清茗,吟咏《西湖纳凉》(宋朝称大明湖为西湖)的新作,其心淡远,其情超然,似闲云野鹤般飘逸无尘:“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鱼戏一篙新浪满,鸟啼千步绿荫成。虹腰隐隐松桥出,鹭首峨峨画舫行。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老先生用鱼戏、鸟啼、画舫、香荷把明湖美景一网打尽,用松桥、绿荫、晚风、新浪把秋雨般的清凉从天边引来,那浑身的燥热,瞬间便在诗中消融。

收获最多的是在明湖荡舟,我仿佛掉进了诗窝儿,优美的诗词像喷泉一样扑来,不用我觅它,它却要觅我。小船划到百花台,朱曾敬已从晃动的青荷中看到了我的身影:“千顷芙蓉待雨开,百花洲畔好徘徊”;小船划到茅舍旁,蒲松龄正在为我煲粥熬汤:“大明湖上就烟霞,茱萸三椽筑作

家。粟米汲水炊白粥,园蔬登俎带黄花”;小船划到环波亭,东坡先生已支好了藤床在等我乘凉:“兔鸥聚散湖光净,鱼鲨浮沉瓦影凉。清境不知三伏热,病身唯要一藤床”;小船摇进荷池,一群惊鹭陡然飞起吓了我一跳:“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当年李清照就是在这里采莲戏水,从荷叶上滚动的露珠,我看到了她调皮的眼神……

明湖觅诗让我多了些雅兴,一向不善于写诗的我竟萌生了写诗的冲动。一次我和朋友划船时随手做了个撒网动作,朋友不解问什么意思,我想都没想,顺口就冒了几句:“桨槽拨开杨柳枝,扁舟轻移寻吾师。撒下泉城名士网,打捞一湖山水诗。”朋友笑了,说我都快成诗人了。我说,常到大明湖觅诗的人,不想成为诗人都难。